野談 七

野談 卷七

青邱野談卷之七

洪相國早窮晩達

洪相沂川命夏與金判書佐明俱是東陽尉女婿也金公早登科第貴寵蔚然洪公以四十窮儒家貧贅居于東陽門自聘母翁主以下皆賤待之妻娚申冕者亦早登第而爲人驕亢待沂川尤薄以奴隸視之一日對飯適有雉脚之爲饌者申冕擧而投之於狗曰貧士之床雉脚何爲公但含笑而少無怒意東陽尉稍知其晩必大達每責其子而加意於洪公金公之爲文衡也做數首表而示之曰可做科業耶金公不見而以扇揚之曰

豹子彪乎洪公笑而收之一日東陽尉出他暮飲聞小
舍笙歌之聲問於傍人則以爲令監与金參判令監及
他宰數人方張樂而遊矣申公問曰洪生在座否曰洪
生在下房而醺矣申公顰眉曰兒輩事可駭矣仍請洪
生而問曰汝何爲不參於兒輩之遊耶對曰宰相之會
非儒生之所可參况是不請客耳申公曰汝則與吾一遊
好矣仍命樂尽歡而罷申公有疾濱危公把沂川之手一
手捧杯而勸飲曰吾有一言之可托于汝者可飲此杯而聽
我臨終之言洪公謙讓曰未知有何下教願先承教後飲
此杯申公連曰飲盃後吾當言之洪公一味不從申公四

五次勸之而終不聽乃擲杯地而含淚曰於吾家亡
矣仍霄命蓋似是托子之言也其後洪公登第十餘
年之間位至左相 肅廟朝申晃獄事出而自 上
問于洪相曰申晃何如人也洪相對以不知仍伏法
晃之平日行事沂川含憾久矣但旣受知於東陽尉
則一言救之以報東陽知遇之感可也不此之爲者
沂川事極可咄歎沂川拜相之後金公佐明尚帶文
衡之任燕京奏文〻衡製進而以四六爲之先鑑于
大臣而入啓例也金公以所製之表入覽于大臣洪
公以扇揭之曰豹乎彪乎此亦量狹之事也

柳上舍先貧後富

柳生某者洛下人也早有文名二十前登司馬而家甚貧窶居於水原地其妻某氏才質俱美以針線資生矣一日门外傳言有一女子善釼舞戲云柳生招入内庭而使之試藝其女子入来熟視柳妻直上厅相抱放聲大哭莫知其故問于其妻則答以為曾所面熟之人故也云仍不試釼技而留数日送之矣越五六日後望見前路三個新轎駕駿馬前有婢子数双赤騎馬後無陪行而直向其家柳生訝之使人問何来内行誤入吾家下隷不荅而入門下轎於内门

之内人馬皆息於店幕椰生陪生疑訝書問其内則以為從當知之不必強問　云而自伊日夕飯饌品豊潔水陸備陳椰生心尤訝惑又書問則以為只可飽喫不必問之從當知之数日則不必入内云矣其明日朝夕飯又如是過数日其内書請以為作京行云〻椰生恠之請中門内暫面向曰内行從何处而来也朝夕之供何為而如此前豊厚也洛行云〻何言也洛行有何委折而何以治行發程耶其妻笑曰不必強問從當知之矣至於京行之人馬不必掛念自當備待只可治行而已椰生恠訝而任其所為矣翌

日三轎依前騎馬而自家所騎之馬亦已具鞍以待
矣茅騎馬隨後到京城南門而入會洞一大第三轎
入於内門自家下馬於中大門之外而入則即一空
舍也鋪筵設席書冊筆硯之屬唾壺溺缸之物左右
羅置有冠者數人如傔從様待令使喚已而奴輩四
五人入進現謁柳生問曰汝輩誰也對曰皆是宅奴
子也柳生曰此宅誰人之宅也對曰進士主宅也又
問左右鋪設之物則何處得来者對曰皆是進士主
需用什物也柳生驚訝如坐雲霧中夕飯後對燭而
坐其妻作書曰今夜當出送一美人庶慰孤寂之懷

也云柳生答以為美人誰也此何事也其妻曰從當
知之云至更深後傔從輩皆出外自內門一雙丫鬟
擁出一箇絶代美人凝粧盛飾坐於燭下侍婢又鋪
寢具而入生乃問以何許人則笑而不荅乃與之就
寢明朝其妻以書賀得新人而又曰今夜當換送他
美人云云柳生莫知其故任之而已其夜侍婢如前
擁一美人而出來察其形容則乃是別人柳生又與
之同寢矣翌朝其妻又以書賀午後門外忽有唱導
聲一隷入來而告曰權判書大監行次入來生驚而
下堂拱立俄而一白髮老宰相乘軒而入來見柳生

欣然把手而上堂坐定椰生拜而問夫監不知何許
尊貴人而小生一未承顏何為降臨也其席相笑曰
君尚未覺繁華夢耶吾厝言之如君之好八字今古
罕倫者也年前君之聘家與吾家及譯官玄知事者
家隔墻而同年同月日三家俱産女事甚稀异故三
家常〻互送見而見之及稍長三女朝夕相從而遊
嬉渠輩私自矢心同事一人相約而吾亦不知彼家
亦不知矣其後君之聘家移居而不聞聲息矣吾女
即側出也年及笄欲議婚則抵死不顧曰既有前約
當從君妻而事一人其外雖死父母家決無入他

門之念云〻玄家女子又如是云責之誘之終不回
心至於過廿五歲而尚未適人矣向聞玄女學劍技
粧男服出遊八方將尋君之聘家云矣日前逢着於
水原地云再昨之夜出來佳人即吾庶女也昨夜之
出來佳人即玄家女也家舍及奴婢什物書冊與田
土等屬吾與玄君排置着君一舉而得兩美人及家
產古之楊少游無以加此君可謂好八字也仍使人
招玄。事以來須臾一老者金圈紅帶來拜知前權判
書指而言曰此是玄知事也云三人對坐盛設酒肴
終日盡歡而罷權即權大運也 柳生與一妻二妾同

室和樂者數年一日梛妻謂其夫曰見今朝廷南人得時權判書以南魁而當局矣近日事無非滅倫之事不久必敗敗則恐有禍及己之慮不如早自下鄉以為免禍之計矣梛生然其言盡賣家産而携妻妾遂鄉更不入京城矣甲戌年 坤殿復位之後南人皆誅竄權大運亦參其中而梛生獨不被收杜之律梛妻可謂女中之有識者也豈當時年入宰相輩所可及者耶

李副學海營者叔父

李副學秉泰性至孝清儉一塵不以取於人位至副

學而居不容膝衣不掩身言論清高有廉頑起懦之
風自失怙之後就養於其叔監司公〻〻〻按海西時
病患沉篤公時副學上疏陳情乞欲往省 上特許
之借隣戚家駑馬與奴發向海營中路馬斃仍徒步
而及抵營下阻閽不得入蓋門者見其破笠弊袍殆
同乞人阻而不許入不知爲巡相親侄故也公亦不
自言之少待于門外矣新延下隷之在京承顔者見
之驚而迎拜前導而入及門監司公見儀叱責曰此
何貌樣此是辱朝廷也汝既請由則時任副學也乘
馹而來可也今以乞客樣徒步下來自此海西之民

以副學之任皆如此等人知之矣豈不賂肩乎可卽
退去公不敢入門惶蹙而退于母室矣少焉自內出
送一襲衣笠子新巾玉圈紅帶使之改服而來公迫於
嚴教不得已承命改服上下一新始乃進拜於燈軒
則監司公笑而教曰乃令始爲知副學矣留月餘告
歸臨發盡脫冠巾別封以置而還着來時之衣冠而歸

盧玉溪宣府逢佳妓

盧玉溪禛早孤家貧居在南原地年旣長成無以婚
娶其堂叔武弁時爲宣川府使玉溪母親勸往乞得婚
需玉溪以編髮徒步行行至宣府之門阻閽不得

入彷徨路上適有一童妓衣裳鮮新者過去傳步而
立熟視而問曰都令從何以來玉溪以京言之妓曰
吾家在某洞第幾家距此不遠都令須定下処於吾
家玉溪許之鞭辛入官門見其叔言下來之由則嚬蹙
曰新延未幾官債山積甚可悶也云而殊甚冷落矣
玉溪以出宿下処之意告而出門即訪其妓之家童
妓欣迎使其母精備夕餐而進之夜與同寢其妓曰
吾見本官司手段甚少雖至親之間其婚需優助有
未可知吾見道令之氣骨狀貌可以大顯達何忍自
皈於乞客之行乎吾有私儲銀五百餘両留此幾日

不必更入官門持此金直還可也玉溪曰不可行上如是飄忽則堂叔豈不致責李妓曰都令雖時至親之情而至親何可恃也留許多日不過被人苦色及其敗也不過以數十金驢行將安用之不如自此直發過數日晝則入見其叔夜則宿於妓家一日之夜妓於燈下理行裝出銀子累以袱及曉牽出廐上五馬馱使之促行曰都令不過十年内外必大貴矣吾當潔身而俟之會面之期只此一條路而已千萬保重而涙而出門玉溪不得已不辭於其叔而作行年明本官聞其敗窮怔其行色之狂妄而中心也自不妨其

不費錢而也玉溪故家以銀子娶妻而營産衣食不苟乃刻意科工四五年之後登第大為　上所知未幾以綉衣按廉于關西直訪其妓之家則其母獨在見玉溪認其顔面乃執袪而泣曰吾女自送君之日棄母逃走不知去向于今幾年老身晝夜思想而淚無乾時云云玉溪茫然自失自量以為吾之此來全為故人相逢之地矣今無形影心膽俱墜然而槩之為我而隱跡之故也仍更問曰老嫗之女自一去之後存歿尚未聞之否郎對曰近者傳聞吾女寄跡於咸川境内之山寺藏蹤。跡入無見其面者云云風秘、

傳之言猶未可信老自年衰無氣且無男子無以追
尋其蹤跡矣玉溪聽羅們郎往咸川地遍訪一境之
寺刹窮搜而終無所覓行尋一寺寺後有千仞絶壁
其上有一小菴而峭峻無着足處矣玉溪攀蘿捫藤
艱辛上去則有數三僧徒問之則以爲四五年前有
一個年可二十之女子以如干銀兩付之禮佛之首
座以爲朝夕之費而仍伏於佛座之卓下披髮掩面
而朝夕之飯從窓穴而入送或有大小便之時暫出
門而還入如是者已有年所小僧皆以爲菩薩生佛
不敢近前矣玉溪心知其娘仍使首座僧從窓隙傳

言曰南原盧都令今為娘子而来此何不開門而迎
見其女仍其僧而問曰盧都令如来則登科乎否乎
玉溪遂以登科後方以綉衣来此云云其女曰妾之
如是積年晦跡喫苦全為郎君地也豈不欣欣然即
出迎之而積年之鬼形難見於丈夫行次如為我留
十餘日則妾謹當洗垢理粧復其本形後相見好矣
玉溪依其言遂留矣過十餘日後其女凝粧盛飾出
而見之相與執手而悲喜交至居僧始知其来歷莫
不嗟歎玉溪通于本府借轎馬駄送于宣川與世相
面竣事復 命之後始送人馬率来同室終身愛重

云

二 投三橋空中現灵

李佐郎慶流以兵曹佐郎當壬辰倭亂而其仲氏投筆從武戎助防將邊璣出戰時以其仲氏從事官啓下而名字誤以公書之仲氏曰以吾啓下誤書汝名吾可往矣公曰既以吾名啓下則吾當往仍束裝而辭于慈親蒼黃赴陣邊璣出陣于嶺右大敗而進軍中無主將仍大亂公聞巡邊使李鎰在尚州單騎馳赴之與尹公暹朴公篪同處幕下又戰不利一陣陷沒尹朴兩公皆被害公出陣外則奴子牽馬而待之

見而泣告曰事已致此願速〻還洛可也公笑曰國
事如此吾何忍偷生仍索筆告訣于老親及伯氏藏
于袍裾中而使奴傳之欲還向敵陣則奴子抱而泣
不捨公曰汝誠亦可佳吾當從汝言而吾饑甚汝可
得飯而來奴子信之不疑尋人家乞飯而來則公已
不在矣奴子望敵陣痛哭而歸公以飯爲托而送奴
仍回身更赴敵陣手格殺人而仍遇害時享年二十
四〻月二十四日知尚州北門外坪也其奴牽馬而
來擧家始聞凶報以發書之日爲忌日始擧哀其奴
自刎而死馬亦不食而斃以所遺衣冠斂而入權葬

于廬州突馬西先塋之左麓而其下又葬奴與馬尚
州士林設壇而行俎豆禮自　朝家贈戩都承旨乙
卯　正廟朝以親筆書忠臣義士壇建閣於北坪命
使三從來並享而春秋行祀公卒後每夜來家中聲
音笑貌宛如生時對夫人趙氏酬酢無異平昔每具
饌以進則歆唉如常時而後乃見之飲食如前每於
日昏後始來臨鷄鳴則出門而去夫人問公之遺骸
在於何処若知之則將返葬矣公愀然曰許多白骨
堆中何由辨知乎不如置之爲好且吾之白骨所埋
処亦自無害矣其他家事區処一如平時小祥後聞

日降臨矣及大祥時乃辭曰從今以後吾將不來矣
時其子櫟年纔四歲矣公撫而嗟歎曰此兒必登第
而不幸當不幸時然而伊時吾當更來乃出門伊後
更無形影其後二十餘年後光海朝其子櫟登第謁
廟之時自空中呼新恩進退入皆異之其老慈親常
有病患時則五六月間也喉喝而病患中謂侍者曰何
由得喫一橘若得喫則渴病可解矣數 日後空中有呼
兄聲伯氏下庭而仰視則雲霧中公以三橘投之曰
老親念故橘吾於洞庭得來矣可以進之病患即差
陶庵神道碑銘曰空裡投橘神恍惚兮云者即此也

每當忌辰行祀時閭門之後則必有乞箸拜宗家行
祀時餅有人毛之入者罷祀後聞之則外舍有呼奴之
聲家人怪之聽之則出自舍廊奴子承命而入則使提
致蒸餅爆子分付曰神道忌人毛髮汝何不察汝罪
可撻仍命撻楚自是每當忌辰雖年久之後家人不敢
少忽焉云

殲犀蛇亭上逞勇

李判書復永世居結城三山地海邊也每朝汐水来
海上三島望之如三峯仍号三山後有山亭之四面
欄檻者公居於此前有一大棵古木而每朝自其中

霧起遍于庭每日如此公於一日閒戶熟視則煙霧之中自樹穴有一物舉頭公佐之適有馬上銃之在旁者公仍向而放之乃滑中厥物縮頭而入少頃忽有霹靂聲驚起視之則大木乃折有一巨蟒流血而半露身甚大不知幾圍而角鬣且具矣自其穴蛇虺之出者不知其數或大如棟樑椽木小如手指簡竹者相續不絶四面環之而將向亭上公乃袒裼而拔銃鐵周行欄邊而蛇頭之近於欄者輒打之迅如風雨如或一隅放過則將為所害矣自日出時至于晩飯後不暫休息血流前庭腥穢漲天蛇盡而公亦疲困喘息而臥

矣家人以公之久不出致訝來見則蛇積如阜皆大驚使健奴四五人斥去于海水中而卒無事公之膂力有如是矣少時使妓輩數三十人各以大筆染墨而環立公則在中而使妓環以筆點衣已畢見之無一點墨痕人皆驚訝後乃舉足示之則墨痕在矣蓋以足受之故也

矗石樓繡衣蔵跡

靈城君朴文秀少時随往内舅晉州任所眄一妓而大惑相誓以彼此同日死生一日在書室有一鹿寃之婢子汲水而過諸人指笑而言曰此女年近三十而以

麁忽之故尚不知陰陽之理云如有近之者則可謂
積善必獲神明之佑矣文秀聞其言其夜一廠婢又
過仍呼入而薦枕厥女大樂而去及還路登科十年
之間承暗行之命到晋州訪至所嬖之妓家立於門
外而乞飯則自内一老嫗出來熟視曰怪哉〻〻文
秀曰老嫗何為如是也老嫗曰君之顔面恰似前〻
等内朴書房主樣故怪之矣文秀曰吾果然矣老嫗
驚曰此何事也不意書房主作此乞客而來也第入
吾房内小留喫飯而去文秀入房坐定問君之一女安
在荅曰渠本府廳妓長番而不得出來矣云〻方歎

火炊飯忽有曳履聲而其女来到廚下其母曰某處朴書房来矣其女曰何時来此而緣何故来云耶其母曰其狀可矜破笠弊衣即一丐乞兒問其妻行則見逐於其外家前〻使道家令方轉〻乞食而来以此處曾是久留處吏隷輩面熟故欲得錢而妻来云矣其女作色曰此等說何為對我而言也其母曰欲見汝而來云既來矣一次入見可也其女曰見之何益此等人不願見矣明日兵使道生辰守令多會將設樂於矗石樓營本府以妓輩衣服事申飭至嚴吾之衣箱中有新件衣裳矣母氏出来也其母曰吾何以知

之汝可入而椅来也其女不得已開户而入面帶怒色不轉睛而循房壁而来開箱而出衣服不顧而出文秀乃呼其丐而言之曰主人既如是冷落吾不可久留從此逝矣其丐挽止曰年少不解事之妓何足責也飯我熟矣少坐喫飯而去可也文秀曰不願喫飯仍出門又尋其婢子家則其婢子尚汲水矣汲水而来見其狀皃良久熟視曰怪哉々々文秀問曰何為見人而稱怪其婢子曰吾容皃恰似向来此邑冊房朴書房主故心竊怪之對曰吾果然矣其婢子去水盆于地把手大哭曰此何事也此何樣也吾家不遠

可偕往文秀隨而往則有数間斗屋矣入其房坐定
這問其丐乞之由文秀對如儀者對妓母之言其女
驚曰日寒如此哉吾以爲書房主大達矣豈料到此
今日則願留吾家云而出一㢜箱即紬衣一襲也勸
使改服文秀曰此衣從何出乎對曰此是吾之積年
汲水雇貰也聚錢買此貰人縫衣以置此生若遇書
房主則欲以表情故也文秀辭曰吾於今日以弊衣
来此今忽着此則人豈不恠哥終當着之姑置之其
女入廚而備夕飯入後面口吶吶若有詬罵者然又
有裂破咣皿之聲文秀恠而問之則答曰南中敎児

神矣吾自送書房主後設神位而朝夕祈禱只願書
房主立身揚名矣兒若有靈則書房主豈至此境也
以是之故儀者裂破而燒之矣文秀忍笑而感其意
而已具夕飯以進文秀頓服而留宿平明催飯曰吾
有所往処仍出門先往真石樓潜伏於樓下日出後
官吏紛紛修掃肆筵設席少焉兵使及本官出來而
隣邑守令十餘人皆來會文秀突入上座向兵使而
言曰過去客子欲參盛宴而來矣兵使曰第坐一隅
觀光無妨矣而已盃盤狼藉笙歌嘈囋其妓立於本
官背後服飾鮮明含嬌含態兵使顧而笑曰本官近

日大惑於厥物耶神色不如前矣本官笑而答曰寧有是理只有名色寔無事矣兵使笑曰必無是理仍使行杯其妓女行盃而次次進前文秀請曰此客亦善飲願請一盃兵使曰可進酒妓乃酌酒給知印曰可給彼客文秀笑曰此客亦男子也願飲妓手之杯酒兵使與本官作色曰飲則好矣何願妓手文秀仍受而飲之進饍而各人之前俱是大卓而自家之前不過数器而已文秀又問曰俱是班也而飲食何可層下乎本官怒曰長者之會何可如是支煩得喫飲食可斯速去矣何為多言也文秀亦怒曰吾亦非長

者乎吾已有妻有子鬚髮蒼然則吾豈後少耶本官怒
曰此乞客妄悖矣可以逐出仍分付官隷使之逐送官隷
立於樓下呵叱曰斯速下來文秀曰吾何以下去本官可
以下去本官益怒曰此是狂客也下隷輩焉敢不爲
曳下乎辭令如霜知印輩擧袖推背文秀高聲曰汝
輩可出去言未已門外驛卒大呼曰暗行御使出道
矣兵使以下面無人色蒼黃逆出文秀高坐而笑曰
固當如是出去矣仍坐於兵使之座而自兵使以下
各邑守令皆具帽帶請謁一一入現禮罷後文秀命
捉入其妓又呼妓母而分付於妓曰年前吾與汝情

爰何如約以山崩海渴情好不變矣今為吾作此樣
而來則汝可念旧日之情好言慰問可也何為而發
怒也俗云不給粮而破瓢者政謂汝也事當即地打
殺而於汝何誅略施笞罰謂妓母曰汝則稍解人事
以汝之故姑不殺之命給米肉又曰吾有所眄之女
斯速呼來仍使汲水之婢升軒而坐於傍撫之曰此
真有情女子也此女壁附妓案使行〻首事而某妓
降定付汲水婢仍招入本府吏房無論某樣錢二百
金斯速持來以給其婢子而去

練光亭宴校行令

金相若魯自箕伯移兵判時接箕營未久江山樓臺
笙歌綺羅意〻不能忘大發大症揚言曰兵曹下隷
如或來則當打殺云〻兵曹所屬無敢下去者龍虎
營諸校相議曰將令如此固不敢下去若緣此而不
得下去則又有晩時之罪此將奈何其中一校曰吾
當無事陪來矣君輩其將厚饋我乎皆曰君如下去
無事陪來則吾輩當盛備酒饌而待之其校曰然則
吾將治行矣仍擇巡牢中身長而有風力者十選服
色皆新造而辦令之拜用棍之法皆使習之與之同
行時若魯每日設樂於練光亭望見長林間有三〻

五乙来者心甚訝之而已有一校衣服鮮明趨入於前使下隷告兵曹教錬官現身若魯大怒拍案高聲曰兵曹教錬官胡為而来哉其入不慌不忙而上階行軍禮後仍騂令曰巡令手斯速現身拜未已二十簡巡牢趨入拜於庭下分東西而立其身手也軍服也此箕營羅卒不啻霄壤其校忽又高聲騂令曰左右禁喧嘩如是者数次仍俯伏而稟曰使道雖以方伯行次於此処固不敢如是念則大司馬大將軍行次也渠輩焉敢若是喧嘩而邑校不得禁止乎邑校不可不拿入治罪矣仍騂令曰左右禁亂邑校斯速

拿入巡牢承命而出以鉄索繫頸而拿入其校仍分付曰使道行次雖是一道方伯不可如是喧擾況令大司馬大將軍行次乎汝輩爲敢不禁其雜亂云而仍使之依法巡牢執其所持去之兵曹白棍袒衣而棍之聲震屋于其應對之聲用棍之法即京營之例而與箕營舉行不可同日而語矣若魯心甚爽然下氣而坐任其京校之爲至七度其校又稟曰棍不過七度使之解縛而拿出若魯心甚無聊呼營吏謂曰營門付過記並持來以給京校其校受之一一數其罪而或棍五度或八九度而拿出若魯又曰前付過

記之文周者並付京校其校又如前之為若魯大喜
問京校曰汝年幾何爲誰家人也對以年幾何某家
之人曰汝於箕城初行乎曰然矣曰如此好江山汝
何不一番遊賞乎仍入帖下記以錢百兩米五石書
而給之曰明日可於此樓一遊而妓樂飲食當備給
矣仍信任如熟面人留幾日與之上京一時傳爲笑
談

憐孀女宰相囑窮弁

有一宰相之女出嫁未朞而喪夫孀居于父母之側
矣一日宰相自外而入內見其女在於下房而凝粧

盛飾對鏡自照而已擲鏡而掩面大哭宰相見其狀
心甚惻然出外而坐数食頃無語適有親知武弁之
出入門下者無家無妻之人而少年壯健者也来拜
問候宰相屏人言曰子之身世如是甚窮困君為吾
之女婿否其人惶蹙曰是何教也小人不知教意之
如何而不敢奉命矣宰相曰吾非戲言耳仍自櫃中
出一封銀子給之曰持此而往貰健馬及轎子待令
夜罷漏後来待于吾後门之外切不可失期其人半
信半疑第受之而依其言備轎馬待之于後门矣自
暗中宰相携一女子出使入轎中而誡之曰直往北

閔居生而絶跡於門下其人不知何許妻折笄隨轎
出城而去宰相入内下房而哭曰吾女自決矣家人
驚惶而皆舉哀宰相仍言曰吾女平昔不欲見人吾
可襲斂雖渠之娚兄不必入見矣仍獨自斂衾而裹
之作屍体様而覆以衾始通于其舅家入棺後送葬
于舅家先山之下矣過幾年後某宰子某以其繡衣
按廉北関行到一処入一人家則主人起迎而有兩
児在旁讀書状皃清秀頗類自家之顔面心竊怪之
日勢已晩又憊困仍留宿矣至夜深自内忽有一女
子出来把手而泣驚而熟視則即其已死之妹不勝

驚訝而問之則以為因親教而居于此已生二子此
是其兒矣縞衣口噤半餉無語略敘阻懷而待曉辭
去復 命還家夜侍其大人宰相而坐時適從容低
聲而言曰今番之行有可怪之事矣宰相張目熟視
而不言其子不敢發說而退此宰相之姓名不記

進叅需嶺吏欺李班

李忠州聖佐先佐之從兄也性卓犖不羈常作先佐
以逆絶不往來平生憎南九萬之為人嘗在家有屠
狗漢唱買狗而過門外李乃招入露臂欲打屠漢大
聲而辱曰南九萬狗也彘也云而連聲詬辱李乃擊

鄙曰快矣〻〻仍放送事多駭俗如此光佐之爲咎
伯也以宗家之故無送忌祭及四節祭需領去吏無
無被打而來若當封送之時則吏皆避之有一吏自
願領去一營上下皆怪之使之上去則吏領祭物而
上京凌晨往其家李忠州始未起寢臥而使家人照
數捧之云矣其吏不納祭需而仍無去處人皆訝之
明日如是又明日又如是李忠州大怒使捉入其吏
而責之曰汝是何許人而既奉祭需而來則納之可
也連三日暫來旋去有若侮弄者然違營下習固如
是乎此是汝之監司所指使者乎汝罪當死其吏俯

伏曰願得一言而死問何言也吏曰小人巡使道之封茶需也着道袍設鋪陳跪坐而監封及其畢封而載之於馬也下階再拜而送此無他爲所重也今進賜不中櫛而卧受之小人義不辱故累甬不得納上至於三日之久矣此茶物用之祖先忌辰則進賜固不當如是屑惕也南嶺之俗雖下隷之賤皆知茶需爲重何況常華士大夫乎願進賜整衣冠設席及床下堂而立則小人謹當納上矣李忠州無奈何而依其言爲之則其吏各擧物種而高聲曰此是某物云過食頃而乃罷李忠州拱手而立心頗善之及歸作

答書而稱其吏之知禮解事云云光佐聞而大笑仍
差優窠云矣

超屋角李兵使貫勇

李兵使日濟判書箕翊之孫也勇力絶人捷如飛鳥自兒少時豪放不羈不業文字判書公每憂之十四五始冠而未及娶一日夜潛往娼家則掖隷捕校之屬滿座杯盤狼藉日濟以眇然一少年直入座与妓戲座中惡少皆曰如此無禮乳臭之兒打殺可也仍羣起蹴之日濟以手接一人之足執以爲杖一揮而諸人皆仆于地仍抛置而出門飛身上屋緣屋而走

或起五六間地此時一捕校放溺出門不顧其事心穷異之亦起上屋而躡後入于李判書家則捕校即其親知之人也翌朝来傳此事判書公杖之而使不得出門矣伊後随伴訪花上南山蚕頭時角良数十人會于松陰見日濟之来以為將受與東床礼云而一時並起執其袖而將欲側懸日濟乃聳身一躍而折松枝左右揮之一時從風而靡仍下来自此之後次々傳播入於别薦付武職径至亞卿趙判書曮之通信日本也以日濟啓幕賓將航海上船失火々焰漲天諸人各自逃命急下倭人救急船而又有連燒

之處仍揺櫓而避之去上船裁為数十间之地始収
拾精神相与計数各人則猶無日濟一人諸人驚惶
意其為火所燒矣而已遠聞人聲諸人立船頭望之
則日濟乃往船而待日濟自火中飛下船上人皆駭
異蓋日濟醉睡於上船々艙之上層不知火起而諸
人亦於蒼黄中未及察也睡覺而見火勢仍跳下旁
船其神勇如此

淂佳妓沈相國成名

沈一松喜壽早孤失學自編髪時全事豪宕日夜往
来於狹斜青樓公子王孫之宴歌娥舞女之會無处

不往蓮頭突鬟破履弊衣少無羞恥人皆目之以狂
童一日又赴權宰宴席雜於伶緑叢中唾罵而不顧
跛逐而不去妓中有少年名妓一朶紅者新自錦山
上来容貌歌舞獨步一世沈童慕其色接席而坐少
無厭苦之色時以秋波微察其動静之色仍起如廁
以手招沈童起而從之則紅附耳語曰君家何在沈
童詳言某洞第幾家紅曰君須先往妾當隨後即往
矣幸俟之妾不失信矣沈童大喜過望先歸家掃塵
而俟之日未暮紅果如約而來沈童不勝欣幸與之
接膝而酬酢一童婢自内而出見其狀回告於其母

夫人〻〻以其子之狂宕為憂方欲招而責之仁曰
催呼童婢以來吾將入謁於大夫人矣沈童如其言
呼婢使通則仁入內拜於階下曰某是錦山新來妓
某也今日某宰相宴會適見貴宅都令矣諸人皆以
狂童目之而以賤妾愚見可知大貴人氣像然而其
氣太麁粗可謂色中餓鬼今若不得抑制則將至不
成人之境不如因其癖而利導之妾自今日為都令
斂跡於歌舞花柳之場與之周旋於筆硯書籍之間
冀其有成就之道矣未知夫人意下如何或以
情欲而有此言則何必取貧寒寡宅之狂童乎妾雖

侍側決不使任情受傷矣此則勿慮焉夫人曰吾兒早失家嚴不幸學業全事狂蕩老身無以制之方以是晝宵熏心矣今焉何來好風吹送如汝佳人使吾家之狂童得至成就則可謂貴天之恩也吾何嫌何疑然而吾家素貧朝夕難繼汝以豪奢之妓女豈能忍飢寒而留此乎紅曰此則少無所嫌万望勿慮遂自其日絶跡於娼樓隱身於沈家其梳頭洗垢之節終始不怠日出則使之挾冊學於隣家歸後坐於案頭晨夕勸課嚴立科程少有怠意則勃然作色以別去之意恐動沈童愛而憚之課工不懈及到試親之

時沈童以紅之故不欲娶妻仁知其意詰其故乃嚴
責曰君以名家子弟前程万里何可因一賤娼而欲
廢大倫乎妾決不欲因妾之故而使之亡家矣妾則
從此去矣沈童不得已娶妻紅下氣怡聲同々屬々
事之如事老夫人使沈童定日限四五日入内房則
一日許入其房如或違期則不掩门不納如是者数
年沈生厭學之心尤倦於前一日投書於紅而臥曰
汝雖勤於勸課甚於吾之不欲何紅度其怠惰之心
有不可以口舌争也乘沈生出外之時告老夫人曰
阿郎厭學之症近日尤甚雖以妾之誠意亦無奈何

矣妾從此告辭矣妾之此去即激勸之策也妾雖出门何可永辭乎如聞登科之報則須當即地還來矣仍起而拜辭夫人執手而言曰自汝之来吾家狂悖之児如得嚴師幸免蒙學者皆汝之力也何日厭讀徽事舍我母子而去也仁起拜曰妾非木石豈不知別離之苦乎然而激勸之道惟在於此一條阿郎帰聞妾之告辭而以決科後更逢爲約之言則必也苦憤勤業矣遠則六七年近則四五年間事也妾當潔身而處以俟登科之期矣幸以此意傳佈于阿郎是所望也仍慨然出门遍訪老寡無内眷之家得一处

見其主人老寡而言曰禍家餘生苦無托身之所願得側婢僕之列以效微誠針線酒食謹當看檢夫其老寡見其端麗聰慧憐而愛之許其住接仍自其日入厨備饌極其甘旨適其食性老寡尤爲愛之仍曰老人以奇窮之命幸得如汝者衣服飲食便於口躰今則依賴有地吾既許心汝亦竭誠今自結父女之情可也仍使之入處內舍以女呼之沈生歸家則紅已無去處推而問之則其母夫人傳其臨別時言而責之曰汝以廢學之故至於此境將以何面目立於世乎渠既以汝之登科爲期其爲人也必無食言之理汝

若不得決科則此生無更逢之期矣惟汝意為之沈
生聞而惘之如有所失矣數日遍訪於京城內外絕無
蹤跡乃矢于心曰吾為一女之所見棄以何顏面對
人彼既有科後相逢之約吾當刻意工課以為故人
相逢之地而如不得科名而不如約則生亦何為遂
杜門謝客晝夜不輟其做讀經過數年魁捷龍門生
以新恩遊街之日遍訪先進老宰即沈之父執也歷
路拜謁則老宰欣然迎之叙古話今留與從容做話
已而自內饋饌新恩見盃盤饌品愀然變色老宰怪
而問之則遂以紅之始末詳言之且白倚生之刻意

做業以至登科者全為故人相逢之地也今見饌品
宛是紅之所為也故自爾傷心矣老宰問其年紀狀
貌而言曰吾有一介養女而不知所從來矣無乃此
女乎言未畢忽有一佳人推後窓而入抱新息而痛
哭新息起拜於主人曰尊丈今則不可不許此女於
侍生矣主人曰吾於垂死之年幸得此女依以為命
今若許送則老夫如失左右手矣事雖難處而其事
也甚奇相愛也如此吾豈忍不許新息起拜而僕〻
稱謝日已昏黑與紅并騎一馬以炬火導前而行及
門庭拜呼母夫人曰紅娘來矣〻〻其母夫人不勝

奇喜優及於中門之內執仁之手而升階喜溢堂宇
復續前好沈後爲天官郎一夕仁斂衽而言曰妾之
一端心誠專爲進賜之成就十餘年念不及他吾鄕
父母之安否亦不遑問之矣此是妾之日夜撓心者
也進賜今當可爲之地幸爲妾求爲錦山守使妾得
見父母於生前則至恨畢矣沈曰此至易之事乃治
疏乞郡果爲錦山倅挈仁偕往赴任之日向仁之父
母安否則里皆無恙過三日後仁自官府盛具酒饌
而往其本家拜見父母會親黨三日大宴衣服需用
之資極其豐厚以遺其父母而言曰官府異於私室

官家之内眷尤有別於他人父母与兄弟如或曰緣
而頻數出入則招人言累官政見今入衙一入之後
不得更出亦不得頻々相通以在京樣知之勿復往
來相通以嚴內外之分仍拜辞而入一未相通于外
幾過半年內婢以小室之意來請入適有公事未即
起婢子連續來請公怪之入內而問之則红着新件
衣裳鋪新件枕席別無疾恙而顏帶悽愴之色而言
曰妾於今日永訣進賜而長逝之期也願進賜保重
長享榮貴而勿以妾之故而疚懷爲妾之遺体幸還
葬於進賜先塋之下是所願也言罷奄然而殁公哭

之痛仍曰吾之出外只為仁娘故也今爲渠已身死
我何獨留仍呈辭單而啚遞以其柩同行至錦江有
悼亡詩一朶紅蓮載柳車香魂何處下踟躕錦江秋雨丹旌濕疑是佳人泣別餘

贊柳匠李學士亡命

燕山朝士禍大起有一李姓以校理亡命行到寶城
地渴甚見一童女汲於川邊趍而求飲其女以瓢盛
水而摘川邊柳葉浮之中而給之心竊怪之問曰適
客渴甚急欲求飲何乃以柳葉浮水而給之也其女
對曰吾觀客子甚渴若或急飲冷水則死也生病故
故以柳葉浮之使之緩緩飲之之故也其人大驚異

之問是誰家女對曰越邊梆兒匠家女也云其人乃隨其後而往梆匠家求爲其婿而托身焉自以京華貴客安知梆兒之織造乎日無所事以午膳爲常梆匠之夫妻悲罵曰吾之迎婿冀欲助梆兒之役矣今而新婿只喫朝夕飯晝夜昏睡即一飯蟲也云而自伊日朝夕之飯減半而饋之其妻憐而問之無以鍋底黃飯加數而饋之夫婦之情甚篤如是度了數年之後　中廟改玉朝著一新昏朝復罷沈廢之流一并赦而付職李生還付官職行會八道使之尋訪傳說藉藉李生聞於風便而時適朔日主翁將納梆兒

於官府矣李生乃謂其婿翁曰今番則官家朔納椰
児吾當輸納矣其婿翁責曰如君渴睡漢不知東西
何可納児於官門乎吾雖親自納之無ゝ見退如君
者其何以無事納之乎不肯許之其妻曰試可乃已
盡使徃諸椰児匠始乃許之李乃背負而到官門前
直入庭中近前而高聲曰某處椰匠納児次来待矣
本官乃是李之平日切親之武弁也察其皃聽其聲
乃大驚起而下堂執手延之上座曰公乎ゝゝ晦跡於
何処而乃以此様来此乎朝廷之搜訪已久営闕遍
行斯速上京可也仍命進酒饌又出衣冠而改服李

曰負罪之人偷生於柳器匠家至于今延命以度豈意天日之復見乎本官仍以李校理之在邑底報于巡營催發驛騎使之上洛李曰三年主客之誼不可不顧且無有糟糠之情吾當告別于主翁今將出去君須於明朝來訪吾之所住處本官曰諾李乃換着來時衣出門而向柳匠家言曰今番柳器無事上納矣主翁曰異哉古語云鵰老千年能搏一雉云信非虛矣吾婿亦有隨人爲之〻事乎奇哉〻〻今夕則當加給數匕飯矣翌日平明李早起洒掃門庭主翁曰吾婿昨日善納柳器今朝又能掃庭今日〻可出於

西矣李乃鋪藁席于庭主翁曰鋪席何為李曰本府
官司今朝當行次故如是耳主翁冷笑曰君何作夢
中語也官司主何可行次於吾家此千不近萬不近
之荒說也到今思之昨日椰瓷之善納云者知是委
棄路上而歸作夸張之虛語也言未已本官工吏持
彩席端端而鋪之房中官曰官司主行次今方來到
矣椰匠夫妻蒼黃失色抱頭而匿於籬間少焉前導
群及門本官騎馬而來下馬入房與叙別來寒暄仍
問曰嫂氏何在使之出來李乃使其妻來拜其女以
荊釵布裙來拜於前衣裳雖弊容儀閑雅有非常賤

女子本官致敬曰李學士身在窮途幸賴婢氏之力
浔至今日雖義氣男子無以過此可不欽嘆乎其女斂
袵而對曰顧以至賤微之村婦浔侍君子之巾櫛全賴
如是之貴人其於接待周旋之節無禮極矣獲罪大矣
何敢當尊客之致謝官司今日降臨於常賤陋湫之地
榮耀極矣窃為賤女之家有損於福力也本官聽罷
命下隷招入柳匠夫妻饋酒賜顏已而隣邑守宰陸
續來見巡使又送幕客而傳喝柳匠門外人馬熱鬧
觀光者如堵李謂本官曰彼雖常賤吾既與之敵體又作
配矣多年服勞誠意備至吾今不可以貴而易之願借

一轎而與之偕往本官乃即地得一轎沿行見以送
李於入廟謝恩之時　中廟入侍而俯問流離之顛
末李乃奏其事甚悉　上再三嗟嘆曰此女子不可以
賤妾待之特陞爲後夫人可也李與此女偕老榮貴
無比而多有子女此是李判書長坤之事云爾

治産業許仲子成富

驪州地古有許姓儒生家甚貧寒不能自存而性甚
仁厚有三子使之勤學自家躬自乞糧于親知之間
以繼書粮無論知與不知皆以許之仁善來必善待
而優助粮資矣數年之間偶以癘疫夫妻俱沒其三

子晝宵呼泣艱貝族需僅行草莫三霜已過家計尤無可言其仲子名弘者言于其兄及弟曰曾前吾輩之幸免餓死者只緣先親之得人心而助粮資之致也今爲三霜已過先親之恩澤已渴無他權詐以令倒懸之勢弟兄團聚之外無他策矣不可不各自圖生自今日兄弟各從素業可也其兄其弟曰吾輩自少所業不過文字而已其外如農商之事非但無錢可辦且不知向方將何以爲之乎忍飢課工之外無他道矣弘曰人見各自不同從其所好可矣而三兄弟俱儒業則修身之前其將俱死於飢寒矣兄与弟氣質甚

稍復理學業可也云則限以十年謁刀治産以作日後
兄弟賴活之資矣自今日破産二嫂各姑還于本第兄与弟
負笈上山乞食於僧徒之餘飯以十年後相面爲限可
也所謂世業只有家垈并田三斗落及童婢一口而已
此是宗物也日後自當還宗矣吾姑借之以作營産
之資自伊日兄弟洒淚相別二嫂送于其家兄与弟
送于山寺賣其妻之新婚時資粧僅爲七八兩矣時
適木綿豊登之時以其錢盡貿甚雚背負而遍訪其
父平日往来乞粮之親知人家以舊雚之作面幣而乞
綿花諸人憐其意而優給不計好否所得爲幾百斤

使其妻晝夜紡績集則出而賣之又買耳斗十餘石
每日作粥與其妻並自以一覺分半而與之婢則
給一覺曰汝若難忍飢餓自可出去吾不汝責其婢
泣曰上典則喫半覺小的喫一覺爲敢曰飢乎雖餓死
無意出去云隨其上典勤於織布許生則或織席或
綑屨夜以繼日少不敢休息或有知舊之來訪者則必
踞席於籬外而言其也今不可以人孝責之十年後
相面云而一不出見如是者三四年財利稍殖適有
門前當十斗落田數日耕之賣者遂減其價買之及春
耕作時乃曰無多之田當何可雇人耕播不如自己之

勤力其中而但不知農功之如何此將奈何遂請隣
里老農盛其酒食使坐崖上親執耒耜隨其指教而
耕種其耕之也必三倍於他人故鋤之也秋收之穀
又倍於他人田則種烟草而時當亢旱每於朝夕汲
水而澆之一境之烟草皆枯損而獨許田之種茁茂
京商預以數百金買之及其二芽之盛又得厚価草
農之利近四百金如是者五六年財産漸殖露積四
五百石穀近百里内田畓都歸於許生而其衣食之
儉約一如前日樣其兄其弟自山寺始下來見之弘
之妻始精備三盂飯而進之則弘張目叱之使之更備

煮粥以來其兄怒罵曰汝之家産如此甚富而猶不饋我一盂飯乎弘曰吾既以十年爲期十年之前以勿喫飯盟于心矣兄亦於十年之後可喫吾家飯兄雖怒我我不以介於懷矣其兄怒而不喫粥還上山寺矣翌年春兄與弟聯璧而小成矣弘多持錢帛而上京以備應榜之需率倡而到門伊日招倡優而諭之曰吾家兄弟今雖小成且有大科又當上山而工課汝等留之無益可以還歸汝家各給錢兩而送之對其兄及弟而言曰十年之限始未及須即上寺待限滿下來可也仍即日送之上山及到十年之限奄成萬石君

矣仍擇布帛之細者新造男女衣服各二件治送人
馬於二嫂之家約日率來又以人馬送之山寺迎來
兄及弟團聚一室過數日後對兄弟而言曰此室狹
隘無以容膝吾有所經營者可以入处仍與之偕行
行數里許越一岡則上下之大洞有一甲第前有長
廊奴婢牛馬充溢其中內外舍分三區而外舍則只
有一區而甚廣濶三兄弟內舍各占內舍之一區兄
弟則同処一房長枕大被其樂融洽其兄驚問曰此
是誰家如是壯麗答此是弟所經紀者而亦不使家
人知之耳仍使家隷輩木函四五双置于前曰此是

田土之券從今吾輩均分析產可也仍言曰家產之致此俱是荊人之所殫竭者也不可不酬勞乃以二十石落畓券給其妻三人各以五十石落分之從此以後衣食極甚豐潔其隣里宗族之貧窮量宜周給人皆称之一日弘忽爾悲泣其兄侄而向之曰今則吾輩衣食不換三公矣有何不足事而如是戚悵也應曰兄及弟既肄譯皆占小科已出身矣而顧弟則泊於治產旧業荒蕪即一愚蠢之人先親之所期望者於弟蔑如矣豈不傷痛哉今則年既老大儒業無以更始不如投筆而業武自其日脩弓矢習射數年之後

登武科上京求仕得付内職轉以陞品得除安岳郡守定赴任之期而奄遭其妻喪弘喟然歎曰吾既永感之下祿不逮養猶欲赴外任者為老妻之一生艱苦欲使一番榮貴矣今爲妻又没矣我何赴任為哉仍呈辭圖遞下鄉終老云

題神主真書勝讀文

大金者班家奴也自幼時守廳雖不學而粗解文字其上典莅杆城時大金隨往衙中過歲餘有故上京山路少店舍行到某境一處借宿於民村閭家其家有喪故終夜喧撓而主人頻頻出門而望曰有約不

來大事狼狽矣此將奈何云而擧措忙急大金問其
故答曰今曉將過其父之葬禮而題主官請于某洞
某生員丁寧爲約矣尙無消息大事將狼狽矣云而
仍問客子京華人也必知題主矣第爲我書之如何
大金渠亦不知題主之法而以愚癡之性快諾主人
大喜厚饋酒肴及曉行喪而與大金隨後上山旣下
棺乎土而請大金題主大金業已許之無以辭之欲
書之而不知法例思之半餉仍書以春秋風雨楚漢
乾坤盡此則習見於博局之故也書罷主人奉安于
卓上如禮行祭而已自山下有一箇著道袍者帶十

引酒氣而来主人迎之曰生負何使人狼貝於大事也其人曰吾為知旧所挽醉酒而不得来今始驚覺而急来矣題主何以為之主人曰幸有京客之来需書之矣其人曰若然則好矣願一見之大金聞此言大驚而怖語于心曰此書文露於此班之眼矣吾將受無限辱境矣仍托以如厠方欲避身逃走之際其人見題主而笑曰此則真書也大勝於吾之讒文矣云云大金始乃放心醉飽而及晚辭行主人無数稱謝云

赴浿營婦人赦名妓

恭憶之妻沈氏性本猜妬恭憶畏之如虎未嘗有房外之犯矣其兄恭喬之為箕伯恭億以承旨適作奉命之行留營中歲日始有所昵之妓沈氏聞其由乃即地治行使其婢陪行而直向箕營將欲打殺其妓恭億聞其狀失色無語恭喬亦大驚曰此將奈何欲使其妓避之其妓對曰小人不必避身也自有可生之道而貧不能辦矣恭喬聞其由對曰小人欲飾珠翠於身而無錢故恨歎也恭喬曰汝若有可生之道則雖千金吾自當之矣惟汝所欲也仍使幕客隨所入得給之妓而中和黃州出送裨將而問候且備送

厨傳而支供矣沈氏之一行到黄州則云有甚菩禪將之來待且有支供之待者乃冷笑曰吾豈大臣别星行次而有向安禪將守且吾之路需優足何用支供為也并使退出到中和又如是斥退矜行過栽松院將入長林之中時當暮春十里長林春意方濃曲曲見清江景物頗佳沈氏蹇轎簾而賞玩過長林々盡而望見則白沙如練澄江如鏡粉堞周繞於江虎商船行集於水上練光亭大同門乙密臺超然臺之樓閣丹青照曜屋宇儒鄉奪人眼目沈氏嗟々曰果甫絶勝之區名不虛傳矣且行且玩之際遠々沙場

之上忽有一点花渺〻而来漸近則一个名妓緑衣
紅裳騎一匹繡鞍驄橫馳而来心甚怪之駐馬而見
之及近其女子下馬而以鶯聲唱諾曰某妓請謁沈
氏聞其名而無名業火衝起三千丈矣乃大聲叱責
曰某妓〻〻渠何為来謁第使立之于馬前其妓斂
容而敬立馬前沈氏見之則顏如含露之桃花腰如
依風之細柳羅綺翠珠飾其上下真是傾城之色沈
氏熟視曰汝年幾何曰十八歲矣沈氏曰汝果名物
矣丈夫見此等名妓而不近則可謂拙夫吾之此行
初欲殺汝既見汝則名物也吾何知下手也汝可徃

侍吾家令監而令監炭客也若使之阮感而生病則
汝罪當死慎之〻〻言罷仍回馬而向京城恭裔聞
之急走伴倩喝嫂氏行次既來到城外而仍不入城
何也願暫入城內留營中數日而還行可矣沈氏冷
笑曰吾非乞馱客也入城何爲不顧而行還京第其
後恭裔招致其妓而問曰汝以何大胆直向虎口而
反獲免乎其妓對曰夫人之性雖悍妬而作此行於
千里之地者豈區〻兒女輩所可辨乎馬之騠騷者
必有其步人亦如是小人死則葬耳雖避之其可免
乎故若嚘挹而從拜若被打殺則無可奈何矣不然

則或冀有見而憐之之故也云爾

平壤妓妍醜而不忘

平壤有一妓姿質歌舞自少擅名自言閲人多矣有未忘二人一則妍美而不能忘一則醜惡而不能忘人或問其故對曰少年時侍巡使宴于練光亭夕陽時依欄而望長林則有一少年佳郎騎驢飛也似馳到江邊呼船而渡入大同門風儀動盪望之若神仙中人心神如醉托以如厠下樓而審其所住處即大同門内店舍也詳知而侍宴罷改粧村婦服飾乘夕而往其家從窓穴窺見則如玉美少年着書于炕下

自念如此佳郎如不得薦枕則死不瞑目仍咳嗽於窓外女少年問為誰答曰主人婦也又問何為而昏夜到此答曰藥舍商賈多入無寄宿處故欲借上堗一席而寢矣曰然則入來可也渠開戶仍入而坐於燈火之背則少年曰不錯視端坐看書更深後仍滅燈而卧渠仍作呻吟之聲少年問何為而有痛聲渠對曰嘗有腹痛矣今仍房堗之冷宿症復發矣其人曰若然則來卧於房之背後温處渠仍卧乎背後食頃而又不顧渠仍言曰行次不知何許人而無乃宦侍乎女人曰何謂也渠曰妾非主人之婦而乃是

官妓也今日律老亭上得瞻行次之風儀心甚艶慕
作此樣來此冀女一面矣妾之姿質至不醜惡行次
年紀不至衰老靜夜無人之時男女混處而一不顧
眄非宦而何女人笑曰汝是官物守然則何不早言
吾側謂以主人之頒而然也汝可解衣同枕可也仍
与之狎女風流無味即一花柳場男子也蕩而情歡
洽及曉而起促裝將發對張而言曰意外相逢幸結
一宵之緣遽爾相分後會難期別懷何可言行中別
無表情之物可留一詩仍使張出筆囊幅而書之曰水
如遠客流無住山似佳人送有情銀燭五更羅幌冷

蒲林風雨作秋聲書畢投筆而起渠仍把神而注向
居任姓名則笑而答曰吾自放浪於山水樓塲之人
也居任姓名不必問知仍飄然而去渠仍歸家欲忘
而不可忘每抱囊詩而注此是妍美而難忘之人也
嘗以巡使隨厅妓侍立矣一日門卒来告某處含昔
某同知来謁次在門外矣巡使〻之入来即見一胖
大村漢布衣草鞋腰帯半渝之紅帯顱懸金圈云而
純是銅色眉目獰猙狀貌粗惡即一天蓬將軍来拜
于前巡使問汝何爲而遠来也對曰小人衣食不苟
別無所望於使道而来者也平生所願欲得一箇佳

妓而暢情爲是而不遠千里而來也巡使笑曰汝若有此心則可於此中擇一箇恰意妓也厥漢聞令而直入隨厅房諸妓一時風靡雹散厥漢追後逐之捉一而云㒵不美又捉一而云体不合及到最捉而見之曰足可用仍抱至墻陽而強奸之渠於此時以力弱之故不得歇他求死不得而任其所爲少焉脫身而歸家以溫水浴身而脾胃莫定數日不得進食此眞醜惡而難忘者也云爾

金南谷生死皆有異

金監司緻號南谷栢谷金得臣之父也自少精於推

数多奇中神異之事仕皆相爲弘文校理晩始悔之托病解官卜居于龍山之上杜门屛跡謝絶人客一日侍者来告曰南山洞居沈生清謁云矣金公謝曰尊客不知此漢之病廢而枉顧乎人事之廢絶已久今無以延迎甚可恨歎云送之金公平日無以自家四柱推数平生則當濟水邊姓人之力可免大禍忽思来客既是水邊姓則斯人也無乃有力於我乎急使侍者追還於中路此是沈器遠也沈生隨其奴還来則金公連忙起迎曰老夫廢絶人事者久矣尊客枉屈適有採薪之憂有失迎拜之禮慚愧無地矣客

曰曽未及承顔而竊聞長者精通推數者故不避猥越敢來以質某以四十窮儒命道崎嶇今此之來欲一質正於神眼之下矣仍自袖中出四柱而示之且曰某之來時有一親切之友又以四柱托之難以擇却不得已持來矣金公一〻見之極口稱贊曰富貴當前不須更問矣最後客又出示一四柱曰此人不願富貴只願平生無疾恙且欲知壽限如何而已公瞥眼一覽即命侍者鋪席置案起整冠服斂膝危坐以其四柱置之書案上焚香而言曰此四柱貴不可言有非常人之命數可不欽敬哉沈生歎告退公曰老

夫病中愁亂難遣辱客幸且暫留以慰病懷可也仍
使之留宿至夜深無人之時公乃促膝而近前曰某
宗托病老夫不幸出脚於此時曾有染跡於朝廷者
晚而悔悟杜門病蟄而朝廷之翻覆不久矣君之來
質吾已領畧幸勿相外而以實言之可也沈生大驚
初欲諱之末乃告其故公曰此事可成小無疑慮將
以何日舉事乎曰定於某日矣公沉吟良久曰此日
吉則吉矣而此等大事擇日有殺破狼之日然後可
矣某日若於小事則吉矣舉大事則不可矣某當爲
君擇吉日矣仍披曆熟視曰三月十六日冣吉矣此

日犯破綻狼當輩事之際雖或有告變之人而少無
所害畢竟無事順平矣必以此日爲事可也沈大異
之乃曰若然則公之名字謹當錄入于吾輩錄名冊
字矣公曰此則非所願但明公成事之後幸救垂死
之命俾不及禍是所望也沈快諾而去及至更化之
日多以金公之罪不可原言之者衆沈乃極力救之
超拜嶺南伯而卒公嘗以自家四柱問于中原術士
則書以一句詩云曰華山騎牛客頭戴一枝花云云
莫曉其意及爲嶺伯巡到安東府猝患痁疾遍問譴
却之方則或以當日倒騎黑牛則即瘳云云故依其

言騎牛而周行庭中纔下牛而臥房內頭痛極甚使
一妓以接之問其名則對以一枝花云公忽憶中原
人詩句歎曰死生有命乃命鋪新席換着新衣盛服
正枕而臥悠然而逝是日三陟倅某在衙忽見公盛
騶從入門驚而起曰公何爲而越他道來訪下官也
金公笑曰我非生人俄者已作故方以閻羅王赴任
之路歷見君而且有所托者某方赴任而恨無新件
章服君念平日之誼幸爲辦備否三陟倅心知其虛
誕而仍其強請出篋中緞一疋而給之則金公欣然
受之告辭而去三陟大驚訝送人探之則果於是日

金公歿於安東府廵到所矣以是之故金公為閻羅
王之說遍行于世朴久堂長遠與金公之子栢谷切
親之友也嘗於北京推數以來別書以某年某日當
死云云矣當其年正初妄送人馬邀栢谷以來投以
一張簡而書之栢谷曰書以何處久堂曰欲得君之
一書于先尊丈矣栢公惝怳而不書久堂曰君以吾
為誕乎無論誕與不誕第為我書之再三懇請栢谷
不得已舉筆久堂口呼而使之書之曰某之切友朴
某壽限將止於今年矣幸伏望特垂矜憐俾延其壽
云云而外封書父主前內封書以子某白是云云書

畢久堂淨掃一室与栢谷焚香焚其書曰今已後知
免矣果穏度其年過數十年後始殁事近誕妄而金
公之精魄大異於人矣其後每夜盛騶卒列灯燭往
来於長洞駱洞之間或逢知旧則下馬而叙懷一日
之夜一少年曉過駱洞逢金公於路上問曰今監從
何而来乎金公曰今暁即吾之忌日也為饗飲食而
去祭物不潔未得歆饗悵缺而歸仍忽不見其人即
往其家々在倉洞主人罷祭而出矣以其酬酢傳之
栢谷大驚直入内庁通審祭物無一不潔之物而餅
餅之間有一人毛髮家驚悚其後又有一人逢於路

則金公曰吾嘗借見他人之綱目而來及還送幾卷
茀或張有金箔之挾置者日後還送之時如或不審
則金箔有遺失之慮須以此言傳于吾家須詳審而
送可也其人歸傳其語柏谷披見綱目則金箔果有
之人皆異之其外多有神異之事而不能記焉

坐城樓南忠壯效節

獜佐之起兵也初粧喪車而兵器束作棺樣擔軍皆
賊徒也以數十喪車擧擔入清州城內營將南忠壯
延年及幕客洪霖言于兵使李鳳祥曰喪車多入城
內事甚怪訝請披見而譏察焉兵使醉而答曰過去

喪車何必疑訝君等退去可也時夜将半有一隻鵲上下於樓上之樑而噪之逐之不去已而乱作城中大乱賊兵擁入営門兵使皆夢之中走避于後庭竹林之中忠壮坐于樓上而号令賊有向兵使去処忠壮曰我也罵賊不屈而遂遇害賊中有知面者見之曰非也遂至竹林而又刺殺之洪霖以身覆之并被害兵使営将及裨将自朝家并施旌閭贈職之典哉後有人題詩于清州城内南石橋上曰三更鳴鵲繞樑喧炸滅華堂醉夢昏裨将能全蓮幕節元戎反作竹林魂雲惟死即傳虞史陵狗何心負漢恩堪笑逃

人叨嘗受一時榮寵耀鄉村此詩傳播而不知誰作也又其後南忠壯繝禮時請輓於知舊之間有儒士俞彥吉即俞知樞彥述從氏也詩曰吾頭可斷膝難摧千載爽爽萬刃催是初人能貞節辦暮春天以雪風哀名衍漢塞魏拳死姓憶雎陽噬指回堪笑五營巡撫使忍能無愧戴頭來李氏子孫見此詩指以清州詩亦此人所作也至於鳴院之境俞生竟被論傳是詩案也

憩庵舍李貞翼識人

李貞翼公浣荷 孝廟眷注將謀北伐廣求人材雖

於行路上如見人容貌之偉魁則必延致之門庭試其才而薦于朝曾以訓將得暇掃墳行到龍仁店幕有一總角年近三十許身長幾十尺面長一尺瘦骨崚嶒短髮鬅鬆布衣不能掩身踞坐土廳之上以一瓦盆獨酌飲如長鯨公於馬上瞥見而異之仍下馬坐于廳上使人招其童厥童不爲禮又踞坐于石上公問其姓名答曰姓朴名鐸也又問汝之地閥如何答曰自是班族而早孤家有偏母而家貧負薪而養之又問汝飲酒能復飲乎對曰巵酒安足辭也公命下隷以百文錢沽酒以來已而沽酒濁二大盌以來

公自飲一椀以其咒犖而給之厥童少無辭讓蓋喏
之意連倒二盃公曰汝雖埋沒草野困於飢寒骨相
非凡可大用之人也汝或聞吾名乎我是訓將李某
也方朝廷營大事遍求將帥之材汝若隨我而去則
富貴何足道也厥童曰老母在堂此身未敢以許人
也公曰若然則吾當升堂拜母矣而家安在汝須導
前行十餘里抵其門前數間斗屋不蔽風雨厥童先
入門已而出一弊席鋪之柴門外出而迎之蓬頭布
裙年可六十餘相與讓席坐定公曰某是訓鍊大將
李某也掃墳之行路逢此兒一面可知其人傑尊嫂

有此奇男大賀〻〻老嫗歛袵而對曰草野之間無父之兒早失學業無異山禽野獸大監過加謝奬不勝慙愧公曰尊嫂雖在草野時事必有及聞者矣方今朝廷方營大事招延人材某見此兒不忌遠則欲与之同行以圖功名則此兒以無親命爲辭故不得已躬來敢請幸尊嫂能許之否老嫗曰鄉曲愚蠢之兒有何知識而敢當大事乎且此是老身之獨子母子相依爲命有難遠離不敢奉命矣公懇請再三老嫗曰男子生而志四方既許身於國家則區〻私情有不可顧矣且大監之誠意如是老身何敢不許乎

公大喜即辭其老嫗與其兒偕行還歸洛下詣闕請
對　上教曰卿既作掃墳之行何爲而徑還也公奏
曰小臣下鄉之路逢一靑男子與之偕來矣　上使
之入侍則蓬頭突鬢即一寒乞之兒直入榻前不爲
禮而踞坐　上笑曰汝何瘦瘠之甚也對曰大丈夫
不得志於世安得不然乎　上曰此一言真且壯矣
顧李公曰當除何職乎公曰此兒姑未免山野禽獸
之態臣謹當率畜家中磨以歲月訓戒人事然後可
以責一職事矣　上許之公帶置之左右豐其衣食
而教以兵法及行世之要聞一知十日就月長非復

旧日痴蠢様子 上每對李公必問朴鐸之成就公每以將進奏達如是度周斗矣公每与朴鐸議北伐之事則必出謀發慮反有勝於自家公大奇之將奏達而大用之矣未幾 孝廟賓天朴鐸隨人參哭班痛哭不已至於眼腫而淚血每日朝夕不参哭班及引山礼畢告公以永訣公曰此何言也吾与汝情同父子汝何忍捨我而去耶對曰吾豈不知大監眷愛之恩哉某之來此非為哺啜之計也英傑之主在上可以有為於世皇天不吊奄遭大喪今則天下事無可為者此誠千古英雄不禁淚者也吾雖留在於大

盡門下無可用之様、且拘於顔私浪費衣食而逗留不去亦甚無義不如從此逝矣仍揮涙拜辭歸鄉与其母離家而入深峡不知所終尤齋先生常對人道此事而嗟嘆

待科榜李郎摘甚

李清州秉鼎為人坦率未嘗修飾邊幅工于文筆常自韜晦人無知者家貧無資身之策聘家極富饒自聘父母以下謾侮備至有時來住則岳翁問攸與朝飯乎妻娚在旁曰不問可知岳翁呼奴而言曰某處李郎來而闕食云矣内間如有水飯之餘者饋之好

矣其薄待如此晩而贅居于妻家下房晝則終日對
睡到夜人静之後必暗々讀書賦詩時當武科將設
初試公口不言科事夫人問曰科期不遠君子不欲
赴耶公曰雖欲赴奉試紙筆墨從何辦備乎夫人乃
出粧奩之屬賣而與之公以是辦備科具諸妻娚及
同婿皆紛々治科具而一不問公之赴擧與否入塲
公與同婿及妻娚皆高中其同婿則時宰相家子而
妻家之愛婿也其接待比公不啻霄壤公晏如也榜
出後諸人驚問曰君何以見科而得中也世事有未
可知可謂偉科矣公答曰偶隨諸從之後得見餘文

餘筆矣不意得中也諸人皆大笑及當會試公暗藏毯博紙局而入場早呈券而訪其妻甥之接則甥妹姑未呈券矣仍出博局而要與之賭人皆詬罵而公一味欲賭又作戲謔故使苦之諸人皆曰此君何為而入場作此苦狀沮戲人科事也舉毆逐之公出場而歸妻家則諸人亦皆出來岳翁先問次婿之觀科善不善其人對曰未及呈券方寫之時彼李生忽地突入以博局欲賭而沮戲之幾乎狼狽矣岳翁咄嗟而責曰汝以無識之兒不知科事之重胡為戲人之科事也人之沒廉沒覺有如是矣使之退去公亦不

介意及其榜出之日早飯後往門外柔樹而摘其喵之而已榜軍來矣仍奪其秘封而見之則即自家名字也仍謂來隷曰此是此家之第二婿得中也入門只云第二婿高中云云可也其隷如其言歸家相慶曰果然矣秘封何在其隷答曰門外柔木上有一儒奪之云岳翁及同婿出來索之公徐曰即中司馬矣雖不見秘封庸何傷乎諸人責之請之使之下之則下來後示之曰此則吾之秘封也何爲索之諸人始大驚訝之其妻媽及同婿皆見屈而公稱高中伊後即登第仕屢典州牧而妻家蕩敗家産貧無以聊生

公迎來聘母于衙中厚待之而一不相面時人以是短之

招神將郭生施術

郭思漢玄風人而忠憂堂後孫也少時業科工嘗遇異人傳授秘術通天文地理陰陽等書家甚貧其親山在於境內而樵牧日侵無以禁養一日閑行山下而插木而標之曰人或有冒入此標之內則必有不測之禍云而戒飭洞人使勿近一步地人皆笑之洞有年少頑悍之漢故往其山下樵採入其木標之內則天旋地轉風雷飛動劍戟森嚴無路可出其人魂

迷神昏仆地于矣女毋聞之而急來哀乞于郭生々
怒曰吾既丁寧戒之而不遵何來惱我々則不知矣
女毋涕泣而更乞食頃後躬自往視而携手以出自
女後人莫敢近女仲父病重而醫言若得用山蔘則
可療云々女從弟來懇曰親病極重而山蔘無可得
之望先之抱才弟所知者也盡求數根而治療乎素
郭生嚬眉曰此是重難之事而病患如此不可不趣
力周旋仍与之上後麓至一處松陰之下有平原即
一莽田擇女最大者三根而採之使作藥餌而戒之
曰此事勿出口且勿生更採之念女從急歸煎用而

果得救来時識其程道及着所在處棄其兄之在不
潜往見之則非復向日所往處也心窃驚訝嗟嘆而
帰對其兄道此状郭生笑曰向日与汝所往處即頴
流山也汝豈可更踐其境耶後勿如是云〻一日在
家静掃越房而戒其妻曰吾在此将有三四日所斡
之事切勿開戸且勿窺見待限日吾自出来矣仍閉
戸而坐家人依其言置之矣過数日後其妻心訝之
従窓隙窺覦則房中変成一大江〻上有丹青之一
楼閣而其夫在其楼上援琴皷之五六鶴鸞羽衣青
對坐而霞裳霧裾之仙女或吹彈或對舞其妻驚異

而不敢出拜至期日開戸而出責其妻之竊見曰汝
復如是則吾不可久留此矣有切已之親知人願一
見万古名將之神生笑曰此不難而但恐君之氣魄
不能抵當而爲害也女人曰若一見則雖死無恨生
笑曰君言既如是第依我言爲之女人曰諾郭生使
抱自家之腰而戒之曰但闔眼待吾拜始開眼可也
女人依其言爲之而耳但聞風雷之聲矣而已使開
眼視之則坐於高峯絶頂之上矣女人惝怳間之則
乃是伽倻山也少焉郭生整衣冠焚香而坐若有所
指揮呼召者然未幾狂風大作無數神將從空而下

但列國秦漢唐宋之諸名將也威風凜々狀貌堂々或帶甲或仗劍左右羅列女人魂迷神昏俯伏於郭生之側而已郭生使各退去而女人昏窒矣郭生侍女稍醒而言曰吾既不云乎君之氣魄如此而妄自悲哉畢竟得病良可嘆也云而又使耗腰如來時攜而歸家矣女人得驚悸症不久身死云蓋多神異之術之見於人者年過八十康健如年少人一日無病而坐化云嶺外之人多有親知者其死不過數十年云耳

江界妓爲李師守鄭

巫雲者江界妓也姿色才藝擅于一時京居成進士者偶爾下來仍薦枕而情愛甚篤及其歸也彼此戀〻不忍捨雲自送成生之後失心靡他艾灸兩股肉作瘡痕托言有惡疾云以是之故前後官家一未嘗侍李大將敬懋之莅任也招見而欲近之雲辭示瘡處曰妾有此惡瘡何敢近前李帥曰若然則汝可在前使喚可也自此以後每日守廳而至夜不退如是四五朔一夜雲忽近前曰妾今夜願侍寢矣李悖驚曰汝既有惡疾則何可侍寢雲曰妾為成進士守節之故以艾灸之以是避人之侵因侍使道積有月微

察九百郎是大丈夫也妾既是妓物則如使道大男子豈無心近侍耶李師笑曰若然則可就寢仍与之秤及菸熟將歸也雲顧送之李師曰吾有三妾之卒畜者汝又隨去甚不緊矣雲曰若然妾當守鄙矣李師笑曰守鄙云者如為成進士守鄙守雲勃然作色仍以刀斫左手四指李師大驚欲弃去則又不聽仍以作別矣後十餘年後以訓將補城津蓋朝家新設城津鎮而以宿將重望鎮之故单騎赴任城津与界接壤三百餘里也一日雲来現李師沁然逢迎叙積阻之懷与之同処夜欲近之則抵死牢拒李師問之曰

此何故也對曰為使道守節矣李師曰既為吾守節
則何抵我也雲曰既以不近男子矣于心則雖使道
不可一近之則使毀節也仍堅辭同処一年餘而終
不相近及歸又辭歸渠家其後李師喪妻雲奔喪而
留京過哀礼後還下去李師之喪亦然自歸雲大師
仍終老焉

倡義使賴良妻成名

金倡義使千鎰之妻不知誰家女子而自于歸之日
一無所事日事盡寢其舅試之曰汝識佳婦而但不
知為婦道可是欠也大凡婦人皆有婦人之任汝既

出嫁則治家營産可也而乃不此之爲日以午睡爲
事乎女婿對曰雖欲治産赤手空拳何所藉而營産
乎女舅聞而憐之即以租数三十包奴婢四五口牛
数疋給之曰如此則足可爲營産之資乎對曰足矣
仍呼奴婢近前曰今則汝輩既屬之於我當從吾之
指揮汝可馱穀於此牛入茂朱某處深峡中伐木作
家以此租作農粮而勤耕火田每秋以所出都数来
告於我粟則作米儲置每年如是可也奴婢輩承命
而向茂朱而去居数日對舅公而言曰男子手中無
錢穀則百事不成何不念及此公曰吾是侍下人事

衣食皆賴於父母則錢穀從何以辦出手熉曰竊聞
洞中李生某家積累財貨而性嗜賭博之郎君何不
一往以千石之露積一既為賭手公曰此人以博局
一手有名於世吾則手法甚拙何可生心於賭博手
手熉曰此則易与耳弟以博局持來仍對坐而訓之
諸般妙手隨手指訓金公亦奇傑之人也半日對局
陣法曉然其熉曰今則優可賭博君子須以三局兩
勝為賭初局則佯輸而二三局則莫〻決勝既得露
積後彼必欲更決雌雄須出神妙之手使彼不得下
手可也金公然其言明日躬往其家請賭博局則其

人笑曰君与我居在同閈未聞君之賭博矣今忽来
請者未知何故也且君非吾之敵手不必對局金公
曰對局行馬然後可定其高下何必預先作退乃強請
至再至三其人曰若然則吾於平生對局則必賭以
何物為賭債乎公曰君家有千石露積者三四塊以
此為賭可也其人曰吾則以此為賭君則以何物為
賭乎公曰吾亦以千石為賭其人曰君以侍下之人
不小之穀從何辨出乎金公曰此則決勝負後可言
之事吾若不勝則千石何足道哉其人勉強而對局
以兩勝為限初則金公佯輸一局其人笑曰然矣君

非吾之敵手吾不云乎金公曰猶有二局矣又對局
李生心甚異之又復對局則連輸二局矣李生驚訝
曰異哉〻〻寧有是理既許之千石不可不給即當
輸之第又更賭一局金公許之復對局始出神妙之
手李生勢窮力盡不得下手金公笑而罷故對其妻
而言則妻曰吾已料之矣公曰既得此矣將爲用哉
妻曰君子之所觀人中窮婚窮喪及貧不能資生者
量宜分給勿論遠近貴賤如有奇傑之人則与之許
交而遂日邀來則酒食之費我自辦備矣金公如其
言而行之一日其媍又請于其舅曰媳將欲奉農業

雞外五月耕田可使許畊于其舅許之於是耕田而
適種粉種待熟而作斗容粉使之着柒每斗如是充
五間庫又使冶匠鑄出二箇如斗容匏樣并置于庫
中人莫曉其故及壬辰倭冦大至夫人謂金公曰吾
之平日勸君子以恤窮濟貧交結英男者欲於此等
時得其力故也君子倡起義兵則舅姑避乱之地吾
已僅紀於茂朱地有塵有穀應不貽君子之憂矣吾
則此在辦備軍粮使勿乏絶也金公欣然從之遂起
義兵遠近之平日受恩者皆來附旬日之間得精兵
四五千使軍卒各佩柒粉而戰及其回陣之時遺棄

鉄鋳之鞭於路而去倭兵見而皆大驚曰此軍人々佩此鞭其行如飛其勇力可知其無量遂相与戒飭無敢嬰其鋒以是之故倭兵見金公之軍則不戦而披靡金千鎰之多建奇功蓋夫人賛助之力也

郷儒用計瞞竹泉

竹泉毎々主試々鑑如神適作湖中楸行而回時當監試會朔有一士子騎馬而在前馬上常手持一冊子終日看之中火宿所之時必同店矣竹泉心甚怪之及到宿所店使人邀来而問之則即赴會試人也自言両親侍下今為七八次毎屈於老會圍情理行

切迫云々又問所看冊何書而須臾不暫離手也對
曰昇來所作私草而今則精神昏耗掩卷輒忘故常
目在之故也竹泉請其冊子見之則箇々善作仍嗟
嘆而問曰課工如是勤宋句作又如是清新何爲而
屢屈也此是有司之責也其人曰今則年老多惱自
作自書之時字畫無々横書如是而安得不屈乎今
行又當如此初不欲赴而爲老親所勸不得已作此
不緊之行也竹泉憐而問之慰諭曰今番須努力
而觀之仍爲入城而當會試主試考券之時有一券字
畫皆或左書横書竹泉見而笑曰此必是厥者之券

也仍向諸試而言曰此是老儒寡才之券也今番吾輩可積善矣仍不問而擢置矣及艾榜出見艾封內則年紀不至衰老心竊訝之矣放榜後新恩之來見恩門例也此人亦來見竹泉賀曰積屈之餘淂此一捷可賀〻〻艾人對曰初試即初爲之矣又曰老親侍下可以供歡矣又對曰承感下矣竹泉怪而問向於路上何爲歸私欺哉也艾人避席俯伏而對曰小生知大監之主試故以此欺之不如是大監豈或擢拔乎自知死罪云竹泉熟視而笑而已

營妓佯狂隨谷倅

梅花者谷山妓也一老宰為巡使到時巡歷之卒置營中寵幸無比時有一名士之為谷山倅者延命時宴見其妍美心欲之還衙後指其母賜顏而厚遺之自此以後使之無間出入而米肉錢帛無日給之如是者幾月矣其母心竊怪之一日問曰如小人微賤之物如是眷愛惶恐無地未知使道何所見而若是本倅曰汝雖年老自是名妓也故欲與之破寂自爾親熟而然也別無他事一日老妓又問曰使道之有用小人處而如是款曲何不明言教之小人受恩罔極雖赴湯火自當不辭矣本倅乃言曰吾於營行時

見汝女愛恋不能忘殆乎生病汝若卒来更接一面
則死無恨矣老妓笑曰此至易之事何不早放也從
當卒来矣帰家作書于其女曰吾以無名之疾方在
死境而以不見汝死将不瞑目矣遂々得由下来以
為面談之地云而専人急報梅花見書而泣告于巡
使請得往省之暇巡使許之資送甚厚来見其母道
其由与之偕入衙中時本倅年纔三十餘風儀動盪
巡使則容儀老醜殆若仙凡之別梅花一見而亦有
恋慕之心自伊日薦枕両情歡洽過一朔由限将満
梅花将還向逸州本倅恋々不忍捨曰從此一別後

會難朔將若之何梅花揮淚曰妾既許身矣今行自有脫身歸來之計不久更當還侍矣仍蓋行到迎營入見巡使則巡使問其母病如何對曰病勢甚篤幸得良醫今則向差矣依前向同房矣過十餘日後梅花忽有病寢食俱廢呻吟度日巡使憂之雜試醫藥而無效委卧近一旬日忽爾突然而起蓬頭垢面拍手頓足狂叫亂嚷或笑或哭跳躍於隱軒之上而斥呼巡使之名人或挽之壓之嗑之使不得近前即一狂病也巡使驚駭使之出居于外而罩目縛置于轎中送于渠家蓋是佯狂也還家之日即入衙中見

本倅語女狀留在挾室情義愈篤如是之際所聞倅
擣巡使亦聞之女後谷倅往營下則巡使問曰府妓
之爲營妓者以病還家矣近則女病如何而時或招
見否對曰病則少差云而巡營廳妓下官何可招見
乎巡使冷笑曰顧令公爲我善守直爲谷倅知此狀
請由上京嗾一疊駁巡使而罷之仍率畜梅花遁歸
時與之偕來京第矣及丙申之獄前谷倅辭連遠獄
女妻泣謂梅花曰主公今至此境吾則已有所決于
心者汝則年少之妓也何必在此還歸汝家可也梅
花泣曰賤妾承令監之恩寵已久矣繁華之時則亦

与之安享而今當如此之時安忍背而帰家有死而已云矣数日後罪人杖斃之報到家其妻自縊而死梅花躬自殯斂入棺而及罪人屍之出給也又復治喪夫婦之柩合祔於先塋之下仍自裁於墓傍下從其節槩烈烈矣初於巡使則用計而當免陷於本律則主鄙死義亦其女中豫讓歟

武擧廢舍逢項羽

有一武擧子忘其姓名洞有一廢舍此亦緣凶祟而廢棄者也諸輩子約會于其家將賭雜技而此人先往修掃而俟爲燃炬鋪席天忽大雨夕鍾已鳴人不

得往来其人秉燭獨坐夜至三更忽有軍馬之聲其
人驚訝擧目見之則有一将軍帯鈎騎馬而無数甲
兵入来矣乃下廳而伏於階下視其将則重瞳而所
騎乃烏騅也到階前下馬而使之起曰汝可随我来
斬其人惴々懍々屛息而随後上廳将軍坐於上坐
而命之坐乃問曰汝知我為誰乎此輩人晧解史記
答曰視将軍之眼乃是重瞳所騎又是烏騅無乃西
楚伯王乎笑而答曰然矣吾与沛公八年相争畢竟
為沛公所輸也人以我為何如人也吾於戦場非智
力之不足乃天之所亡也世世人其知之乎其人曰此

則載在漢史南宮酒席之間答豈不聞知乎神將怒叱曰噫豎子無足言也所謂漢史我死後幾年後所做出也吾何以知之汝第言之艾人曰艾書曰沛公用三傑大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以是之故勝敗辨矣神將咄嘆曰果有是事吾亦悔之艾人曰小事耳生有嘆惜者可以質之於大王之前曰何事對曰大王雖有東城之敗一渡烏江再起江東之兵則天下之得失有未可知也且大王横行於世此世之上無有敢縛致大王者矣大王何為而不勝一時之憤乎於自刎之境豈不可惜者耶大丈夫何為作兒女子

區〻小部之事于神將聽未半以釼擊柱而起曰言
且休矣吾亦思之怨根欲免吾去矣仍下軒騎馬而
出中門其人隨躡其後則致後面而滅心甚訝之及
天明往審其後面則有虛廳四五間而塵埃堆積之
中壁上付項羽起兵渡江之圖及鴻門宴圖而幾盡
破傷矣仍以其圖本燒之于火矣此後無此患其人
仍入處焉

新傔權術騙宰相

古有一大臣性酷而急爲箕伯時巡到各邑道路如
有石則使首鄕吏以齒拔之而以杖打其趾首往〻

嘔血而死其外華行及茶啖之屬少不如意則刑之
棍之十至八九之死列邑震動行到一邑未入境諸
吏不知所爲有一妓年少貌姸笑曰巡使道亦是人
也何乃如是恐怯也巡使豈生啗人乎吾若薦枕則
非但吾廳之無事使巡使赤身而下房門外矣吏廳
將厚饋我乎諸吏曰若然則自吾廳重賞汝也妓曰
第觀之及巡行入府以其妓守廳矣時當八月日候
晝熱夜凉巡使見此妓使之薦枕房戶障子未及下
矣此妓故作寒栗之態巡使問曰汝有寒意乎對曰
房門不閉凉意逼人矣巡使曰若然則將使下隸下

之乎妓曰夜已深矣何可呼之乎巡使曰爲之奈何
妓曰小人則身長不及使道暫下之無妨矣巡使曰
峯揹得無駭異乎妓曰深夜無人矣巡使乃不得已
赤身而起峯障子而閉之伊時下屬左右潛窺莫不
掩口此邑無一人受罪無事経過諸吏厚賞其妓云
其爲大臣也有連査間窣相表出而傔從一人分差
而來矣無有所使新傔者必應命而來足蹴滌跣硯
亜等屬而覆之之東則必之西事事排其意莫相不
勝其苦每責諸傔人曰汝何爲占便必使新來之傔
使喚不知向方而僨事汝輩何在而然也諸傔輩無

無業之使勿出應使喚而女人終不聽之如有呼喚
則知也挺身先出某相見輒生怒知責他僅如是者
月餘一日患局吏有闕此人俯伏于前白小人頗得
差此窠某相熟視曰諾仍出帖紙諸僅一時稍寛泉
人哉身勤苦小人哉世〻交而初出之窠何可讓与
於新來之僅守相某曰我生然後汝輩可得差任我
死之後汝輩向誰當此乎此人若在則我當成火而
死不如速為區處汝輩更勿言仍差出矣女後來謁
如有使喚處則無論大小事適中女意十倍百倒某
相狀而問之曰汝之人事比百大勝於前白之蒙後

為腴任之故耶廿人俯伏對曰小人犯死罪矣某相
曰何謂也對曰小人新到門下則僅從之數過三十
餘而小人居末矣各司吏役之有闕者循次而得差
則小人其將老死矣窮伏見大監氣質嚴急故衝怒
氣使之甚不堪矣如也先為區處故向者故作侵覺
之狀以至此矣某相大笑曰汝可謂諸葛亮可恨吾
見欺矣